

第一 阅读

《绿珍珠》：用纯真与执念创造希望

钱淑英



汤汤的长篇童话新作《绿珍珠》出版了。作者用三年多时间精心构思和打磨，书写了一个关于人与自然不可调和却又相依相存的动人故事，为中国童话界增添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古老的绿珍珠树林里，生活着一群绿啮哩，他们生长在太阳和月亮下，飞翔在花草和树木中，在悠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天地间的风风雨雨。他们有绿色的手掌和脚掌，身体里流淌着绿色的血液，在每个清晨用啮哩啮哩的歌声唤醒树林。绿啮哩其实就是树精，但汤汤这一次没有直接用精灵鬼怪这样的称呼为主人公定名，她用去概念化的名字，使人物拥有了鲜活生动的形象特性。她还将这个名字编织进歌谣贯穿文本始终，为童话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灵动感和情境感。

作家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讲述故事，通过绿啮哩念念的娓娓诉说，带领读者慢慢走进文本深处。童话在念念等待妹妹啾啾出生的场景中徐徐拉开序幕，那时候，念念的名字不叫念念，叫蓬蓬。她用心守护着那个孕育着新生命的树脂球，在经历了漫长的渴盼和等待后，终于迎来了妹妹的出生。作者用浓墨重彩描绘绿珍珠林的美丽以及姐妹们相伴的快乐时光，一切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温柔迷人的光芒，显得特别美好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看到绿珍珠林被人类破坏，绿啮哩不得不不住在城市道旁的树上，啾啾因此生病并且最终变成一丛枯枝燃烧成灰烬时，才会和主人公一样感同身受，心痛得想要落泪。

绿珍珠林和啾啾就这样消失了，蓬蓬

内心无比疼痛，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念念，因为那念念不忘、永远不忘的无穷无尽的想念。念念的心中同时生长出了对人类的恨以及一个倔强的念头，她从世界上最老的绿啮哩绿婆婆那里得知，人类的拥抱或许可以让绿啮哩在月光下创造的虚幻树林复活，便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在城市里游荡，寻找能让绿珍珠林和啾啾复活的渺茫希望。小女孩木木，那个曾经带头砍伐树林的城市设计师的孙女，就这样走进念念的计划中。

念念用了八年的时间等待机会来临，她不仅赢得了木木的信任，并且和木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汤汤用细致入微的笔墨描写了念念的漫长陪伴与守候，以及时常缠绕在心间的迟疑与不安，将其快乐与煎熬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而在念念决定实施复活计划的那一刻，作者

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创设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巨大波折。木木带着期盼的心情跟随念念来到月光树林，那么热切地愿意拥抱一棵树，一切似乎比念念预想的要顺利很多。但紧接着，木木从树上摔下在手掌心擦破的一滴血，让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，绿珍珠城被毁灭，复活后的绿珍珠林变得丑陋荒凉、死气沉沉。念念在毫不知且无力掌控的情况下伤害了木木以及木木居住的城市，她的心中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疼痛感，并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。这一滴血的意外出现，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推动着故事往前走，摆脱童话固有的逻辑模式，体现了作家的精巧构思。

随着天才科学家童安的到来，人与自然的冲突走向更深处，童话的叙事氛围也因此发生变化，在古老的幻想情境中加入了现代感。汤汤将童安设定为如念念一般拥有单纯执念的一个角色，不同的是，念念的执念在于对家园和情感的守护，童安的执念表现为探索自然的热情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言而喻。童安让木木用欺骗的手段把念念抓进“精灵捕手”这冷冰冰的仪器里，为的是满足科学研究的目的，但他同时对绿啮哩怀有温柔之心，并没有打算过多地侵扰他们的世界。当听到念念唱响绿啮哩之歌时，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感动得流下眼泪，甚至在那一瞬间产生了还念念以自由的想法。但被瞬间紧紧揪住的他随即又表示反悔，其情感态度的突然转变，反映了人性的真实与复杂。

与人类相对照，绿啮哩显得愈加纯洁和善良。即使在拯救念念的过程中，绿婆

婆、小野和姐姐们也不忍心伤害童安，因为他们的心里根本产生不了真正的恨。这其中所折射的反思意味是显而易见的，然而作家没有对此展开绝对化的道德判断，而是以平和的姿态呈现各自的立场，将故事引向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。童安最终被绿啮哩的天真性情所感化，爷爷和木木带着人类的忏悔与祝福创造了绿珍珠林重生的奇迹，汤汤用复沓回环、暴风骤雨般的文字，将这个过程表现得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，使人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颤。

树林的重生带来了无尽的喜悦，就在我们期待人类和绿啮哩在和解中携手走向未来的时候，绿婆婆却用珍珠泉的水抹去了木木、爷爷和童安关于绿啮哩的记忆，因为忘记才是最好的祝福。绿啮哩的无奈抗争与执著坚守，人类的征服欲望与自我反思，就这样交错缠绕着，将人和自然相生相伴的复杂关系展现得耐人寻味。在童话的尾声部分，繁茂葱茏的植物和城市的废墟紧紧拥抱着在一起，融合成一种奇异的美丽，一个新的绿啮哩妹妹即将出生，她和啾啾一样孕育在乳白色的树脂球里。由此，我们看到了新生的希望。

可以说，汤汤在童话《绿珍珠》的角色性格、情节结构以及主题内涵的把握上用足了心思，作品于跌宕起伏之间显示出开阔的文学气象和悠远的艺术韵味。作家仿佛就是绿啮哩念念，用纯真和执念创造着童话的绿森林，在人类和自然之间架起一座美丽的桥，桥的两岸，满是绿意和生机。（《绿珍珠》汤汤/著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）

第一 阅读

岁月悠远，而情味绵长

读梅子涵散文集《轻轻的呼吸》

谈凤霞

我不知道梅子涵老师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打水漂，每次读他的散文时，我感觉心就变成了那一泓平静清澈的湖，而他的文字就是那一枚枚轻轻薄薄的瓷片，在湖面上接二连三地弹跳着，而后缓缓地沉入水底。

所有的瓷片，都是他在岸边认真地认真地捡拾的，拂去岁月覆盖的尘土，细细地端详和掂量，而后以“掷铁饼者”的姿势，把它投向旷远的水面，激起一串串飞跃的水花，还有那一圈圈荡漾的涟漪。这些水花和涟漪，闪烁着晶莹而柔和的光芒，有阳光、月光、星光，还有船上的灯光。渐行渐远的日子和如数家珍的记忆，大大小小，深深浅浅，都在其中，一点点地亮起来，暖起来。并且，让我们听见那些如在耳畔的“轻轻的呼吸”。

这本散文集以“轻轻的呼吸”为名，不见蒲宁同题小说所蕴藏的悲叹，醉心的是这一“呼吸”之柔美、恬静、鲜活、隽永，以及对于一切美好的欣赏与珍惜。欣赏与珍惜，从来都不需要大呼小叫，不需要巧言令色，只需要温情脉脉，深情款款。在这些温情和深情中，自有其内敛的激情，只不过是以前容的方式淡淡出之。这份淡，不知是否拜岁月所赐？

《谢谢这个春天》作为“作者的话”放在卷首，打开了时光轴上的人生画卷。我惊讶于作者那份准确生动的记忆，敬佩那份鼓舞他“从遥远的起点走到现在”的热情

的诗意，更感动于那份对待年华和所有遇见的诚意。“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又走。故事，朋友，感情……只有记忆会在。”简简单单的文字底下，涌动着怎样的洪流？让我想起清代诗人姚鼐的诗句：“春水满时春草长，湖波澹淡漂夕阳。”岁月悠远，而情味绵长。

记忆中远远近近的人和事，都被作者用温存的目光轻轻抚摸，在朴素的文字中，穿越时光，来到我们跟前，面容和语音都清晰可辨。“所有的故事都是美好人生的一个部分。记住是为了美好。”在风云变幻的人生中，总会有好与不好的际遇。然而，作者所心心念念的，是许许多多的美好，即便对于那些不好，他也总是去发现其中的好。有些故事虽然发生的年代已经久远，且携带着今天的年幼一代可能无法理解的历史，但这些往事不是一杯褪色的陈茶，而是弥漫着作者酷爱的咖啡香。他平和地调匀心境，以真挚而洒脱的语气，娓娓道来，用芬芳来冲淡苦涩，用诗意来化解苦恼，用感恩来祛除怨愤……对于阳光和风雨心存感念，让过去的风景在记忆中飞扬，而时间的光晕，会让那些曾经黯然的焕发明媚。

这是生活的一种方式、一种能力，也会形成文学的一种品质、一种气韵。作者在《浪漫简历》中言说自己的追求：“我真的永远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……太阳是需要自己为自己在心里升起的。”在这个实用主义、物质主义、世俗主义甚

嚣尘上的时代，“浪漫主义”弥足珍贵。这种浪漫主义，是对生活不妥协、不苟且的诗意生存的理想，同时也有着对人间烟火的亲切徜徉。在《说起女儿，说起未来》中，作者主张让小孩走入生活。“我希望小孩有不俗的精神和眼光。但是我同时希望小孩能够在小的时候就懂些生活……小孩会长大。我们都希望他们走入事业。但是我们别忘记了他们都要走入生活，视野和生活是在一起的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体现不同的趣味和精彩，组成人生完整的风景……那时我们老了，但是我们放心了。”这段肺腑之言，令身为母亲的我心有戚戚。浪漫主义不是出世的高蹈，而是和生活融汇。也许，能在日常中发现、享受、创造点点滴滴的美好和趣味，才算是得了浪漫的神髓。“你如果能文学地看待生活，那么生活就处处都有生动而抒情的气息。”这本集子里，一页页地升起着浪漫的“太阳”。

在如话家常、见情见性的散文里，他诉说着自己的小时候，诉说着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，也讲述着别人的言行，和自己的感动。他可以三笔两笔地勾勒形象，也会精雕细琢地描绘细节，因为他意识到这些细节不可小觑的作用。“许多很小的细节，它们就那样无声地影响了我，甚至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，其意义比授予我知识更重要，它们赋予了我生命的热情、勇气、信心、希望，赋予了我童年尽可能

多的诗意。”生活的过程，往往大体相似；正是一些细节，造就了不同的样子。文学如此，人生亦是如此。作者用心地在生活的旷野上采摘细节之花，让一片片花瓣绽放开来，希望我们看见了，也去播撒小小的花种子。

“人的一生总是由某一条路上走来的，往某一条路上走去。后来走到了什么路上，故事是不是精彩，常和曾经在路面上看见什么，沉溺于什么风景，渴望的是什么，向往的又是什么关系，有着很大的关系，甚至是决定性的。”作者深谙此理，所以乐此不疲地分享行走的经验，因为“他也会是你”，“不拒绝经验，也就是不拒绝真理”。对于尚未长大的孩子，“成长是需要倾听的，我们倾听了，结果我们就比别人更加顺利地长大”。这是一位怀有拳拳之心的长者，用貌似清清浅浅的故事，传递长长久久的世间真谛。

我想象着头发花白却依然身手矫健的梅老师，俯身拾贝，向着开阔的湖打出弧线漂亮的水漂。据说，目前打水漂的世界最高记录是51次。英国科学家专门研究此游戏，归纳出方程式来计算石片在水面弹跳的次数。身为文学家的梅老师，不会去概括刻板的创作公式，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拿捏着文字的动作，在岁月和文学那悠远的湖面上，创造他不计其数的记录。

（《轻轻的呼吸》梅子涵/著，青岛出版社）